

中國詩歌寶庫

清詩選

王鎮遠



中國詩歌寶庫

清詩選

王鎮遠

中國詩歌寶庫

叢書主編：錢伯城

叢書策劃：危丁明

責任編輯：盧建業

封面設計：CITY MASS LTD.

插 畫：張曉飛

書名：清詩選

作者：王鎮遠

出版：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香港九龍彌敦道450-452號

印刷：藝光印刷有限公司

香港仔黃竹坑道48號

聯合工業大廈8&15樓

版次：1991年10月初版

©1991 中華書局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ISBN 962 231 423 6

主編的話

這一套《中國詩歌寶庫》，是爲廣大讀者編選的。我任主編，先來說幾句話。

中國詩歌，從公元前六世紀的《詩經》算起，至今已有兩千六百年歷史，時間悠久，產生了許多的詩，也產生了許多的詩人。這麼多詩人這麼多的詩是不是全部編印出來呢？當然不是。那樣做不可能，也沒有必要。對於廣大的讀者來說，只能採取編選的辦法。但是我們的眼光卻是放在中國詩歌的全局上面，也就是說，我們這一套書雖然是一套選本，但是要爲讀者提供一個中國詩歌的較爲完整的全貌，從上古的《詩經》到當今的新詩，有體皆備，無美不收；有源有流，又有各個時代的不同特色。要有選擇，又要有概括。因此人選的作品，既是精品，又具備一定的衆多詩人的代表性。這套書猶如一個微型的天地，包容着廣大的詩歌世界。

中國的詩歌，具有兩大美：一是形式美，二是內含美。

形式美又可分為對仗美（此就大多數而言）與音節美。過去時代兒童入學，啟蒙讀書，識字之外，便要學習「對對子」，如天對地，日對月，山對水之類。「對對子」首先要對得工整，其次要平仄諧調，這是做詩的第一步。對得工整是對仗美，平仄諧調是音節美。所以中國古詩，聲調格律的要求十分嚴格。走聲走調，稱為「失律」，是詩歌的大忌。「五四」以後，興起了自由體的新詩。新詩打破了舊體詩的格律限制，已經成為當前詩歌的主流。但是新詩也有它獨具的形式美，同樣有對仗美（景物、心物的對比）與音節美（聲調的和暢自然），雖然表現方法是自由的。不過現代人要做舊體詩，還是必須遵守古典詩歌的聲調格律，否則便是不合規律。

再說內含美。中國古人對詩歌的要求很高，早就提出：「詩言志，歌永言。」就是說，詩所表達的是志趣、懷抱或情感，這叫作「志」；然後再把它用美妙動聽的音調詠唱出來，傳之久遠，這叫作「永言」。但是表達的方式，要含而不露，所謂「意在言外」，「言有盡而意無窮」。所以中國詩歌的上乘之作，都是言簡意深，含蘊豐盛，讓人一唱三嘆，耐咀嚼，有回味，並能引發遐想。

因此，閱讀中國詩歌，欣賞中國詩歌，最要緊的是認識並理解每一首詩歌的

形式美和内含美，二者是不同的，又是統一的。我們這套書在這方面，做了較多的聲律詮解、文字、註釋和意境疏解工作，希望給廣大讀者一些有用幫助。主要是這幾個方面：分類，音節，註釋，作意，作法，補充說明（有關的背景材料）。特別在聲律方面，每字每句都用音符標明平仄和所用韻部，以便讀者吟誦學習，具體領會古典詩歌的聲律規則，進而可以習作。由於每本書的體裁有別，情況不同，這幾個方面在各書的處理方式也可有某些變動。例如，音節腳韻，時代愈後愈密，唐代以前的音標就只能從寬了。當然其中仍有一定的規律可循，細心的讀者自可從中看出中國詩歌和音韻關係的演進變化進程。

這一套書共有如下十三個分冊：

-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一、詩經選 | 二、楚辭選 |
| 三、漢魏詩選 | 四、兩晉南北朝詩選 |
| 五、唐詩選（上） | 六、唐詩選（下） |
| 七、唐宋詞選 | 八、宋詩選 |
| 九、元曲選 | 十、元明詩選 |
| 十一、明清詞曲選 | 十二、清詩選 |
| 十三、新詩選 | |

需要說明一下：唐詩是詩的黃金時代，好詩多，故分兩冊；《明清詞曲選》包含明清的民歌在內；明清的民歌雖是民間文學，但早為有識之士（如明代詩人袁中郎）稱為「真詩」，理應得到重視。《新詩選》則包含港、澳、台灣和海外華籍詩人的作品，這是一個創舉，相信會受到讀者的注意。各冊可分可合。合起來是完整的一套「全集」，分開來則各自獨立成書。

開場話表過，請看正文。

錢伯城

一九九〇年五月廿九日

於上海雙金書屋

導言

清代是中國古典詩歌發展的最後階段，然如落日餘暉散作綺霞，其時的詩壇表現出五彩紛呈的奇姿異態。

清初經歷滄桑鼎革之變，社會動盪，有識之士砥礪名節，不願出仕新朝，遂棄制舉而致力於詩，因而清初遺民之詩特盛。其中以顧炎武、吳嘉紀、屈大均的成就最爲突出。他們的詩歌記錄了中原板蕩、民生劫難的現實和自身對時代的責任感，但也不乏各自的創作個性。顧炎武以杜甫爲宗，所作不僅以深切的現實感被視爲一代「詩史」，而且以其淵深樸茂的風格與杜詩爲近；吳嘉紀的詩工於白描，出於胸臆，而真情自見；屈大均崛起於嶺南，與陳恭尹、梁佩蘭一起被稱爲「嶺南三家」，其詩直承屈原、李白的浪漫精神，氣勢縱橫，想像奇詭，實爲三家之冠。在遺民詩人之外，對後世產生巨大影響的還有錢謙益、吳偉業和龔鼎孳，被稱爲「江左三大家」。錢氏力倡革除明七子的摹擬之弊，也不滿公安、竟

陵的空疏窘狹，主張轉益多師，欲以學問與性情爲作詩之本，所作沉鬱博麗，開一代風氣。吳偉業早期的詩風華艷麗，鼎革之後則變爲蒼涼激楚，不少作品表現了當時的重大歷史題材，尤擅歌行，取法元、白長慶體而變化出之，時稱「梅村體」，影響深廣。龔鼎孳的詩不逮錢、吳，然也有一些反映民生疾苦和寫景清麗之作。

繼此而出現於此詩壇的重要人物是所謂的「國朝六家」——施閏章、宋琬、王士禎、朱彝尊、查慎行和趙執信，他們主要活動於康熙年間，其時清代的統治已漸趨穩固，因而較少滄桑之歎，而轉求溫雅清曠之風，故被後人稱爲「盛世元音」（郭曾沂《雜題國朝名家詩集後》）。其中施閏章與宋琬的年齒最長，並稱「南施北宋」。施詩題材較廣，格調平和，尤工五律，儼然唐律風調。宋琬仕途蹭蹬，故多牢騷怨悱之言，詩風雄發奇崛。王士禎主盟詩壇最久，他繼承了司空圖、嚴羽的詩論，提倡清曠淡遠、含蓄深蘊的審美趣味，提出了以「神韻」爲核心的理論主張，所作自然流利、風雅清新，尤以七絕爲擅場。與王士禎齊名的是朱彝尊，並稱「南朱北王」，他早年頗有表現亡國之痛、反映現實的篇什，出仕後的作品內容較爲窘狹。康熙中期，詩壇上厭薄摹擬唐人的窠臼，轉而提倡宋詩，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是查慎行，作品氣勢宏放，瀟灑澀漾，善用白描，不乏清

新之致。趙執信是王士禛的甥婿，然論詩與漁洋不合，主張詩中有人、詩外有事，故多鍼砭時事、寫景抒懷之作，思路鏗刻，清警峭拔，然時失之纖巧。

雍正、乾隆年間的詩壇流派紛呈，名家疊起。繼查慎行之後學宋詩而能自樹壇坫者為厲鶚，他取法南宋的陳與義及永嘉四靈等，以描寫家鄉杭州山水的作品最為著名。與厲鶚友善的嚴遂成，詩思豪邁，風格迥異，尤長詠史，也是雄踞一時。又有秀水（今浙江嘉興）錢載專取韓愈、黃庭堅一路，硬語盤空，於句法上爭奇，後稱「秀水派」。

沈德潛繼承了明七子的詩論而標舉「格調」，取法唐人，要求詩能合乎「溫柔敦厚」的詩教，他對具體的詩法雖不無深刻見解，但所作平平，終乏生動的個性。與沈氏立異的是提倡「性靈」的袁枚，他主張詩歌宜表現真摯的性情，強調創作的靈感，反對摹擬因襲，詩作痛快淋漓，清新雋永。與袁枚同稱為「乾隆三大家」的是趙翼和蔣士銓。趙翼是一位學問博洽、識見高超的史學家，他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詩史，遂得出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領風騷數百年」的結論，所作長於議論而不乏理趣。蔣士銓也不滿因襲，然囿於詩教，作品多表章忠臣節士、孝子貞女，然能熔鑄唐宋，不主故常。翁方綱的「肌理」說意在矯正「神韻」的空靈和「格調」的因襲，然主張用考據和義理來充實詩歌的內容，提倡宋

人質實的風氣，故翁詩未免落於言筌，枯燥乏味，但對清季學人之詩的發展不無影響。此外，桐城姚鼐的古文家而工詩，七律格高調響，尤稱絕唱。廣東的宋湘和黎簡也都主張抒寫真性情，宋詩自然磊落，能以古詩入律，風調酣暢。黎詩幽深曲折、奇峭警拔，得唐人李賀的神韻。四川的張問陶異軍突起，其詩學觀點與創作風格接近袁枚，以空靈清警見長。卓立於乾隆詩壇的還有鄭燮和黃景仁，他們的詩可謂盛世哀音。板橋以一腔不合時宜之氣發而爲詩，故多怨懟憤激之辭；黃景仁以其天資踔絕之才備受人生的困頓坎壈，因此「好作幽苦語」，藝術上得力於李白、李商隱，古體清新迴拔，近體哀感頑艷。

乾隆至嘉慶年間的舒位、孫原湘、王曇被法式善稱爲「三君」，他們繼承了「乾隆三大家」的創新精神，但更注重了學問的功底，風格也更趨於拗澀詭異。嘉、道間的陳沆詩風清蒼幽峭，沖淡深邃，多爲後人取法。

鴉片戰爭以後，中國社會進入近代。近代詩以龔自珍爲開山，雖然他的詩大部分作於鴉片戰爭之前，但他能站在時代的前列，預示社會的危機。在表現心靈和反映現實兩方面都注入了新的意識，詩風瑰麗奇肆，有「龔派」之稱。其時能以詩表現時事和愛國熱忱的還有林則徐、張維屏、魏源、張際亮、朱琦、貝青喬等人。同時，由於程恩澤、祁嵩藻、曾國藩等人的提倡，出現了取法宋詩的一

派，其中以何紹基、鄭珍的成就爲最高。此外還有姚燮、江湜等人能獨創一格，姚氏的詩能吸取民歌的創作手法，奇肆穠麗，情文篤摯。

同治、光緒時期，隨着維新派的興起，詩壇上出現了「詩界革命」的運動，代表人物有黃遵憲、丘逢甲、康有爲、梁啓超、譚嗣同、夏曾佑、嚴復等。他們以詩表現時代的風雲，抒發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主張在舊詩中引入新名詞、新思想。晚清最大的詩歌流派是所謂的「同光體」，代表人物有陳三立、鄭孝胥、沈曾植等，他們推重韓愈、黃庭堅、王安石等人的詩，提倡奧衍清蒼的風格。至於清末的秋瑾、蘇曼殊等人，也以富於個性的詩歌創作成爲值得一提的人物。

由此可見，清代的詩壇以其衆多的詩人、紛繁的流派、豐富的內容、變化的風格成爲中國古典詩史上輝煌的一頁。要通過這本小書來體現其全貌顯然是不可能的，因此我只能把選詩的範圍限制在大家、名家之內，而每人也僅選有限的幾首，並借助於上面的文字對這近三百年的詩壇略作鳥瞰。但這本小書也許多少能給讀者一點清詩的感性認識，體味其與前代詩歌的異同，瞭解到其時一些最重要的詩人以及他們的作品。

由於叢書的要求，本書中的詩以分類編排，而類目的設置則按照選詩的實際狀況來決定的，茲分述如下：

古人古蹟每每觸發詩人的感懷，此中既有弔古傷今之作，如屈大均的《讀陳勝傳》、張問陶的《蘆溝》；也有對歷史人物和事件的評述，如袁枚的《馬嵬》、舒位的《梅花嶺弔史閣部》，還有純詠古事，發思古幽情者，如王士禛的《南將軍廟行》、嚴遂成的《三垂岡》，凡此都入「弔古類」。

泛詠事物的詩歌，既有窮形盡態、刻劃物象的篇什，如王丹林的《白桃花次乾齋侍讀韻》，但更多的是託物言志之作，如錢謙益的《和盛集陶落葉》、王士禛的《秋柳》，故立「詠物類」。

描摹自然山水是中國詩歌最普通的題材，然清人的山水詩又往往與刻畫風土相結合，如王士禛的《真州絕句》、魏源的《三湘棹歌》就是，凡此都歸入「山水類」。

《文心雕龍》中說：「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」。詩人往往感節候而引發詩思，其所抒發的情緒雖然不一，所描繪的景象也隨處各異，然統歸之「節序類」。

由於社會的動盪，有識之士每有憂時傷世之作，他們或以詩歌記錄重大的歷史事件，如顧炎武的《秋山》、黃遵憲的《哀旅順》；或抒發自己的壯志和憂患，如林則徐的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、康有為的《出都留別諸公》，遂立

「憂時類」。

諷諭時事，鍼砭現實中的不合理現象，也是清代詩人普遍採用的題材，表現了詩人們對民瘼的關心與對當政者的譏刺，本書選錄了自吳偉業到鄭珍的若干作品爲「諷諭類」。

友情是歷代詩人歌詠的對象，但它又帶有時代的印記和個人的主觀色彩。如本書中顧炎武的《又酬傅處士山次韻》雖是一首贈友之作，但卻充溢着愛國的激情；朱彝尊的《酬洪昇》則是對這位清代大戲曲家一生坎坷的同情和不平；錢載的《興隆店》更是一曲對亡友的悼念之詞，皆入「友情類」。

愛情這一詩歌的永恒主題在清人筆下又有了新的發展，除了悼亡（如本書中吳偉業和黎簡的作品）和表達對戀人的傾訴（如黃景仁、蘇曼殊的作品），還出現了像姚燮的《雙鴿篇》那樣感人至深的長篇敘事詩，遂立「愛情類」。

哲理的滲入，又是清詩的一種特色，趙翼、宋湘、陳沆、龔自珍等人的詩都喜闡發哲理，然他們都能不落言筌，借尋常事物而生動地表現理趣，故立「哲理類」。

藝術是相通的，清人的題畫詩、論詩詩、論書詩數量很多，表現了詩人們對藝術的修養和對文學的主張，本書只能選人少量這類作品，以備一格，故立「論

藝類」。

王鎮遠

一九九零年八月於上海

目錄

導言

往日英雄呼不起，放歌空弔古金臺——弔古

讀陳勝傳（閻左稱雄日）

三垂岡（英雄立馬起沙陀）

秋宿葛嶺涵青精舍（書燈佛火影清涼）

南將軍廟行（范陽戰鼓如轟雷）

馬嵬（莫唱當年《長恨歌》）

南池杜少陵祠堂（先生不僅是詩人）

蘆溝（蘆溝南望盡塵埃）

梅花嶺弔史閣部（一寸樓臺誰保障）

屈大均

二

嚴遂成

六

厲鶚

一〇

王士禎

一三

袁枚

二〇

蔣士銓

二四

張問陶

二八

舒位

三二

流水有情空蘸影，春風無色最銷魂——詠物

杭州半山看桃花（山光焰焰映明霞）

馬曰璐 四一

和盛集陶落葉（秋老鍾山萬木稀）

錢謙益 四四

秋 柳（秋來何處最銷魂）

王士禎 四八

白桃花次乾齋侍讀韻（相逢不信武陵村）

王丹林 五五

詠 錢（人生薪水尋常事）

袁枚 五九

西郊落花歌（西郊落花天下奇）

龔自珍 六三

百分桃花千分柳，冶紅妖翠畫江南——山水

錢塘觀潮（海色雨中開）

施閏章 七三

真州絕句（江千多是釣人居）

王士禎 七七

過許州（到處陂塘決決流）

沈德潛 八〇

曉登輶光絕頂（入山已三日）

厲鶚 八三

富春至嚴陵山水甚佳（濃似春雲淡似煙）

紀昀 八八

望羅浮（只有濛濛意）

翁方綱 九一

陽湖道中（風迴五兩月連三）

張問陶 九五